

HANYU PINYIN ZIMU YANJINSHI

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史

罗常培著

WENZI GAIGE CHUBANSHE
文字改革出版社

HANYU PINYIN ZIMU YANJINSHI
汉語拼音字母演进史

LUO CHANGPEI ZHU

罗常培著

WENZI GAIGE CHUBANSHE
文字改革出版社

出版說明

本書系統扼要地敘述了从明末到本世紀二十年代，也就是从1605年的利瑪竇方案到1928年的國語羅馬字方案這三百多年間歷史上各種漢語拼音方案的要点。這是國內第一本關於漢語拼音方案的專史。

本書原名《國音字母演進史》，是作者1930年在清華大學任教時主講《音韻沿革》講義的一部分，1934年曾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。雖然在材料方面本書只寫到國語羅馬字為止，有些意見也只能代表作者當時的觀點，但在今天仍有很大的研究和參考價值。

作者原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、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，于1958年12月13日在北京逝世。本書曾由作者在病中修訂，現在重印出版，永志紀念。

HANYU PINYIN ZIMU YANJINSHI 漢語拼音字母演進史

LUO CHANGPEI ZHU

羅常培著

* * *

北京市審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90號

WENZI GAIGE CHUBANSHE CHUBAN

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

北京崇陽門內的切麻胡同17號

新华書店發行 東單印制局印刷

統一書號：9060·166 字數：42千

開本：787×1092 1/16 印張：2 1/4 檢頁：5

1959年3月第1版

195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000 冊

定價：(9) 0.34 元

重印弁言

这本小册子原名《国音字母演进史》，是 1934 年写成的，所收材料的范围和有些意见只能代表当时的观点。刊行后曾经印过五版，近来因为研究汉字改革方案的需要，有些同志还希望把它重印一下，做为研究汉字改革历史的参考文献。我自己因为有别的工作占着手，同时身体又不大好，事实上不可能补充材料，改正观点，把它从头到尾地重新写定，为答复同志们的要求，只好照着初稿的原样儿改正一些错字就付印了。1934 年以后的材料，除一篇附录外，概未收入，这一点还望读者们特别鉴谅！

罗常培 1957.8.9.

目 录

重印弁言	
引言	1
汉語拼音字母之發端	2
耶穌会士对于国音字母之影响	2
西洋人关于罗馬拼音之論著举要	3
西洋人所拟罗馬拼音制之缺点	6
国語羅馬字之演进	7
壹 萌芽期	7
一 盧懸章《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》	7
二 朱文熊《江苏新字母》	8
三 刘孟揚《中国音标字書》	9
四 黃虛白《拉丁文臆解》	10
五 邢島式《拼音字母》	10
六 刘繼善《新华字》	11
七 鍾雄《新字母發明書》	13
貳 發育期	14
一 錢玄同式	15
二 赵元任式	15
三 周辨明式	18
叁 成熟期	20
国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之成立	20
教人会之組織	21

国音字母第二式之公布	21
· 中西各式罗馬字声母比較表	
中西各式罗馬字韵母比較表	
中西各式罗馬字标調方法比較表	
 注音字母之演进	23
壹 假名系	23
一 蘆蕙章《中国切音新字》	23
二 王照《官話合声字母》	25
三 劳乃宣《簡字譜录五种》	26
四 李元勋《代声术》	31
五 黄虚白《汉文音和簡易識字法》	31
六 蔡璋《音标簡字》	32
七 汪荣宝式簡字	33
八 汪怡《国語音标概說》	33
九 日本伊澤修二《支那語正音發微》	34
貳 速記系	34
一 蔡錫勇《傳音快字》	34
二 力捷三《閩腔快字》	36
三 沈学《盛世元音》	37
四 王炳耀《拼音字譜》	39
五 刘世恩《音韵記号》	40
六 李良材《簡易記音法》	40
七 胡雨人式《簡字》	41
八 陈振先《陈氏天然拼音新字》	41
九 唐穗田《識字新法》	42
叁 篆文系	42
一 吳敬恆《豆芽字母》	42
二 章炳麟《驳中国用万国新語說》中之‘紐文’	

及‘韵文’	43
肆 草書系	44
美国烈弗雅《平民官話字母》	44
伍 象数系	44
一 楊瓊李文治合著《形声通》	45
二 区学泉《識字捷徑》	46
三 英国慕維廉式简字	46
陆 音义系	46
左贊平《言文音母一覽表》	47
柒 其他	47
一 馬体乾《串音字标》	47
二 郑鐸灵《簡易新字》	48
三 王雀《普通簡易字母》	48
四 高銀南《記音簡法》	48
五 楊翹《注音字母集成》	49
六 郑藻裳式《简字》	50
七 陈遂意式《简字》	51
八 張海画式《简字》	51
九 李业鴻式《简字》	51
简字运动之三时期	51
注音字母之基本原則	51
各式简字与注音声符比較表	
各式简字与注音韵符比較表	
总结	52
附录 汉語拼音方案的历史淵源	罗常培 53

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史

引言

汉语拼音字母产生，汉字之标音方法遂自‘反切’一变而为‘拼音’：此诚汉语音韵学史上一大革新也。然文化之演进，多由渐变而非顿变，汉语拼音方案虽公布于今日，若溯其渊源，则固胚胎于三百年前，而孕育经数十年之久矣。试臚陈事实，以竟吾说。

汉语拼音字母之发端

考罗馬字母拼切汉字音，自明末已見其端：万历间，耶稣会士传教西来，利瑪竇 (Matteo Ricci)，郭居靜 (Lazare Cattaneo)，龍迪我 (Diegeo de Pantoja) 等，相繼有《泰西字母》及《西字奇迹》等書之作，而以金尼閣 (Nicolas Trigault) 之《西儒耳目資》(1626) 系統尤为完整。其所定字母凡自鳴者五，同鳴者二十，“第弔二十五字，才一因重摩蕩，而中國文字之源畢尽于此”。方諸反切旧法，其繁簡难易，实不可以道里計。当时我国学者，方以智、楊选杞、刘献廷等皆蒙其影响。三家所著之書虽犹未能徑用罗馬字母拼音，而于声韵之理，頗多新悟。故方以智曰：

字之紛也，即緣通与借耳。若事屬一字，字各一義，如远西因事乃合音，因音而成字，不重不共，不尤愈乎？（《通雅》卷一，頁十八）

楊选杞曰：

辛卯(1651)糊口旧金吾吳期翁家。其犹子芸章，一日出《西儒耳目資》以示余，予閱未終卷，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，因可为一定之法。（《声韵同然集紀事》）

刘献廷与《西儒耳目資》之淵源，虽無明文可考，然其所为《新韵譜》既尝參証‘泰西勝頂語’，且于琉球‘紅夷’等国文字亦

思‘悬金而求，募賊以窃’，則于当时流行之金尼閣書，必不至未嘗寓目，是其論音卓見，亦或有所依據也。然則《西儒耳目資》在音韻學史上之地位，其可與梵文化之守溫字母先后媲美歟？惟自清雍正元年（1723）因耶穌會士允禎，乃徇閩浙總督滿寶請：除在欽天監供職之西洋人外，其余皆驅往澳門看管，不許闖入內地。此后二百年間，閉關為治，漢語譯音之需要，反不逮曩時。而音韻學革新之曙光，亦遂因之中黯。洎鴉片戰後（1842），海禁大開，通商傳教，交涉日密。舉凡稅關、郵局、公牘、報章所用之人名地名，必經西譯。而來華教士為學習漢語，傳播‘福音’，亦競研求拼切法式。舉其著者，則有：

T. P. Crawford: *A System of Phonetic symbols for writing the Dialects of China*—*China Review* XIX pp. 101-110, 1888.

Harlan P. Beach: *Another Chinese Phonotype*—*China Review* XIX pp. 293-298, 1888.

Duncan Kay: *Dr. Crawford's Phonetic Symbols*—*China Review* XIX pp. 208-300, 1888.

Another Phonography—*China Review* XX pp. 171-172, 1889.

J. A. Silsby: *Phonetic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sounds*—*Chinese Recorder* XXIV pp. 472-479, 1892.

W. A. P. Martin: *A Plea for the Romanizing of Local Dialects*—*China Review* XXXIII pp. 18-19, 1902.

A Uniform System of Romanization for Mandarin—*China*

① 參閱拙著：《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之貢獻》，前歷史語言研究所《集刊》第一本第三分。

- Review* XXXIII pp. 138-139, 1902.
- John Darroch: Phonetic Representation of Mandarin-Chinese
Recorder XXXIII pp. 521-523, 1902.
- Geo. M. Hubbard: Some thought about Romanized Chinese-
China Review XXXIV pp. 244-246 1903.
- Mandarin Romanization-China Review XXXIV pp. 347-349,
1903.
- P. Kranz: The "Chinese Alphabet" 1903.
- A. R. Kepler: The Practicability and Utility of Romanization-China Review XXXV pp. 410-412, 1904.
- R. Grant Brown: The use of the Roman Character for
Oriental Language J. R. A. S. July, 1912 pp. 647-663.
- Shanghai Romanization-China Review XXXIV pp. 401-404,
1903.
- Ningpo Romanization-China Review XXXIV pp. 457-460,
1903.
- W. D. Rudland: T'ai-chow Romanization-Chinese Recorder
XXXV pp. 89-91, 1904.
- Wm. Bridie: Cantonese Romanization-China Review XXXV
pp. 309-311, 1904.
- Hugh Stowell Phillips: The Kien-Ning Romanised Dialects-
China Review XXXV pp. 517-519, 1904.
- P. W. Pitcher: Amoy Romanization, its History, Purpose
and Results-China Review XXXV pp. 567-573, 1904.
- J. C. V. Levasseur et H. Kurz: Tableau des Éléments Vecteux
de L'Écriture Chinoise 1829.

W. Wassilieff: Les Phonétiques Chinois disposés D'après
le système Graphique 1857.

Maurice Courant: A propos du "système unique de trans-
cription en lettres Latines des Caractères du Dictionnaire
de K'ang-hi"—*T'oung Pao* X, pp. 53-69, 1899.

Ministère de Affaires Étrangères-tableau de Transcription
Française des sons chinois 1901.

Méthode de transcription française des sons chinois adoptée
par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—*Bulletin Com.
Asie Franc.*, Mars 1902, pp. 112-117.

René Martin-Fortris: Tableau des sons Mandarins des
Caractère chinois—*Verhandl* XIII 1902 pp. 174-176.

Translitération du Chinois—Note de M. Martin-Fortris—
T'oung Pao Series II vol. IV p. 384, 1903.

René Martin-Fortris: Manuel international de transcription
des son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1911.

L. Kuentz: Le Nouvel Alphabet Chinois—*A Travers le monde*
XIX 1913, p. 69.

Jos. Mullie: La Romanisation du Chinois.

J. G. H. Kinberg Jubilee: Novae Literae Asiae Orientalis—
A new alphabet for China and Japan.

J. M. Callery: Systema Phonetum Scripturae Sinicæ.

F. Kuhnert: Das Wesen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—Oest.
Monats f. d. Orient. Wien 1897, pp. 121-126.

于是汉音字典、土白聖經，波屬云委，盛極一时。繹其細目，
不下数百余种，而拼法互异，覽者目炫。高本汉所著《富話

注音讀本》(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, 1917) 列舉：

- (1) Sir Thomas Wade: 《語言自選集》*Yüyen tzu erh chi*, London, 1867.
- (2) C. W. Mateer: 《官話類編》*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*, 1892.
- (3) The modern system employed by the Bulletin de l'Ecole Française d'Extreme Orient (BEFEO)
- (4) F. Lessing and W. Othmer: *Lehrgang der Nord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*, Tsingtau, 1912.
- (5) Лешу-Ровъ: Китайско-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, 1887.

五种，代表英、法、德、俄諸式，以与其所用之龙德尔字母 (Lundell's Alphabets) 对照，纂要鉤玄，頗足參据。然我国所習用者，惟威妥瑪式 (T. F. Wade's System) 及郵政式 (Postal System) 流行較广。彙編詞書，各成巨制，而学校、教会、铁路、报章仍不免自成風氣。盖以本国方音，隨地而异，故香港譯成 Hongkong，周姓歧作 Chou, Tseu；或因国語宋通，或因習慣已久。且四声界限不明，則山西与陝西莫辨；平声陰陽相混，則唐山与湯山無殊；以 L 拼，黎李可成同姓；將 ang 繼 ch，昌章竟是一名。威妥瑪諸人，亦感及此，故或加符号以辨發音，或用數碼以表声調；然書寫既苦繁蕪，印刷尤多障礙❶；勢不得不別謀改善之方，以資救濟。此并汉语拼音字母运动之潛根期也。

❶ 参见 1926 年 11 月 5 日，前国語统一筹备会公布国語羅馬字布告。

国語羅馬字之演进

清光緒中叶以后，憂时之士感于国勢积弱，由于教育不普及；教育不普及由于汉字繁难：于是群倡汉字改革之說。綜其主張，約別三派：其一，主張廢弃汉语汉字徑以万国新語(Esperanto)代之。其議論多載于1908年至1910年間巴黎留法学生主办之《新世紀》周刊中：此急进派也。其二，主張仿照西洋教士所創羅馬拼音字，制造字母以代替汉文，或輔助汉文：此折衷派也。其三，主張仿照日本假名制制造拼音簡字，以改良反切，輔助讀音：此稳健派也。急进主張軼乎本篇范围，此不具論。茲先述羅馬拼音运动，次及簡字运动。

西洋教士所創之羅馬拼音風行而后，我国人士据其体制以自造切音新字者实繁有徒。溯其演进之迹，約可分为三期：

(壹)萌芽期——1892年至1918年。

此期所作均屬草創，然肇路藍縷之功，殊不可沒。举其著者，可得七家：

(一) 盧惲章《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》清光緒十八年壬辰(1892)。

惲章字雪樵，福建同安人，生于1854年，卒于1928年。居厦门。九岁啓蒙，十八应試不售。逾三年遂赴新嘉坡半工半讀，專習英文。二十五返厦门，应英教士馬約翰聘，助譯

华英字典。其时閩南教士已利用羅馬字母，參酌漳泉通俗
韻書《十五音》，創制‘話音字’一种，以拼切土腔。盧氏嫌其
以數母拼切一字，長短參差，頗占篇幅；思欲另創‘字母’（即
韻母）‘韵脚’（即声母）二合成音之法。于是屏絕外務，苦心
研究，历十余年，选定符号五十五，制成羅馬式字母一种，定
名为《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》。字母体勢自謂由 LCO 三画
推衍而成，盖欲貫徹二合成音之法，避免結合韻母，故惟迂
就羅馬字母，略加增改，以駁括汉音所有声韵，而其字形遂
不免有不中不西、怪僻难識之弊。其总字母五十五中，廈腔
只用三十六字，漳加二字，泉加七字，共四十五字；其余十字
則屬各处之总腔。然是年所刊行者，只中国切音新字廈腔
《一目了然初阶》一种（廈門五崎頂倍文齋刻本）。其标調方
法：上平無号，上声加／，上去加＼，上入加・，下平加人，下
去加一，下入加丨，亦与教士所創之廈腔新字相同；惟于鼻
韵各調另造—、…、～、━七号而已。此書刊行后，盧氏
亦自感不便，遂廢弃之，而于光緒二十二年（1896）改制假名
式之簡字，別于次章述之。

（二）朱文熊《江苏新字母》清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）6月日本东
京淺草区新藏屋町二番地同文印刷局排印本。

原書自序云：“余讀上海沈君（学）之切音新字，直隶王君
（照）之官話字母，未尝不嘆美而称羨之也。顧切音新字形
式离奇，难于識別；官話字母取法假名，符号实多。余以为
与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，不如采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。用
是采取欧文，或仍其旧音，或变其讀法，又添造六字以补其

不足。凡字母三十二字，变音二字，双声十一字，熟音九字。变音以点为符，双声合兩元音而成一音，熟音合兩仆音而成一音。上考等韵，下据反切，旁用罗馬及英文拼法，以成一种新文字，將以供我国通俗文学之用，而先試之于江苏，命曰《江苏新字母》，而所注国字暫以苏音为准。曰《江苏新字母》者，乃就其一端言之，其实各省音及北京音均能拼切，但略加其音調高低緩急之号而已。”今案朱氏添造之六字，为倒 e，倒 r，倒 t，倒 f，倒 l，横 c，不过利用原有之罗馬字母或倒書之，或橫書之。其所謂‘双声’則指复韵 (diphthong)；所謂‘熟音’則指用双輔音所标之各声。至于标調方法，朱氏已知利用字母而避免附加符号。故原書《凡例》六云：“苏音四声有別，拼音时；平入兩声其元音不同，而加 s 于平声字之后为上声，加 h 于平声字之后为去声；s, h 兩字均不讀音。”盖已为国語罗馬字之先声矣。其后朱氏于 1916 年复致王璞書論江苏新字母与注音字母之异同，謂官話所有，苏音所無者，只 ㄓㄔㄕㄔㄕ 四音，ㄔㄕ 又ㄔㄕ 四韵。因援‘双声’、‘熟音’之例，以 tz, hz, sz, gz 表 ㄓㄔㄕㄔㄕ，以 iɿ, eŋ, uw, aɿ 表 ㄔㄕ 又ㄔㄕ，欲以代替注音字母，或作注音字母之草体，而依西法橫書之。然亦未得若何結果也。

(三) 刘孟揚《中国音标字書》清光緒三十四年(1908)排印本。孟揚字伯年，河北天津人。原書《凡例》二云：“此音标字母二十六，从中化生主音十，仆音二十一，复主音七，副仆音二十九，半主半仆音五，無論汉語洋語，汉字音洋字音，如法求之，皆不出乎其中。”又《凡例》八云：“字母中之主音皆讀作

阴平声，凡阴平声之字母庸加韵符，其阳平声及上、去、入声各字，则各加韵符于字尾主音之上”。其所謂韵符，则阳平／，上声＼，去声＼，入声＼，是也。

(四) 黄虚白《拉丁文臆解》清宣统元年(1909)稿本。

虚白字止祥，河南祥符人。所著有《汉文音和簡易識字法》别詳次章。此書即附录于《簡易識字法》之末。所定字母(即声母)凡二十二，但与 i, u, iu 三介音拼合共得有声之前音五十八。所定音韵(即韵)凡十有六，盖就《五方元音》之十二韵而分‘虎’部为 u, iu 两韵，分‘地’部为 i, e 而另加 ei, er 两韵。惟加用一 q 于字前，又特别分出 wei 韵为 ei 韵之合口，皆未免自乱其例耳！至于标調之法則謂：“取用音韵与字母以記四声者皆作無声字用：音韵加于字前，字母加于字后，以代点記。”其所定‘上平、下平、清上、次上、清去、次去、上入、下入’八声之符号，加于字前者为 o, oi, a, ay, u, uy, e, ei；加于字后者为 c/k, r, l, h, v, d, t。較朱文熊但加 s, h 于上去二声之后者，已趋繁复矣。

(五) 邢島式拼音字母 1913 年讀音統一會油印本。

島字瘦山，江苏人。1913 年任讀音統一會會員。其所定字母大体依据罗馬字母而有所增益。其提案說明書云：“采用罗馬字母者，輒拘其字数，一若二十六字母乃一成不变之物，不可增删移易者。不知字母之数，亦随国音而定，本無定律。如英德二十六，法二十五，爱斯語二十八，在彼西國尙有变通，不足則加，有余則減，断無截足就履之理。且音韵我国最备，苟欲製用其字母之成数，而不随国音規定，勢